

10 02

徐州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政协徐州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徐州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徐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九一年十月

编 审：肖树平 王冰石

责任编辑：赵彭城 孟庆恒

江苏省内部报刊准印证

(JS)字第3161号

徐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2.48元

目 录

韩志正与辛亥革命·····	韩范山 遗稿(1)
辛亥革命沛县志士王书翰被害纪实·····	韩席筹 遗稿(5)
怀念柳亚老·····	佟苏丹(8)
爱国科学家谢季纲先生·····	张华光 郁觉明 张礼言(16)
历尽沧桑见精神·····	佟苏丹(21)
胡秀英和她尊敬的校长吴贻芳·····	张亦冬(31)
教育不已 奉献终生 ——纪念刘百川教授逝世20周年·····	黄永言(35)
先翁张公伯英逝世卅周年纪念文·····	刘永淑(38)
张恺慈先生二三事·····	李银德(42)
忆徐州武杰钱树乔先生·····	熊守年(47)
高行素生平及学术简介·····	高之堪 高之均(50)
从徐州到老河口 ——回忆第五战区艺宣队·····	郑培心 王寄舟口述 董治祥整理(55)
一件版画珍品·····	石 剑(91)
徐州历代名僧·····	王文正(94)
徐州“一善社”始末·····	程希庚(123)

安清帮（青帮）的起源及其活动概略·····	张华光(130)
徐州的张氏佳城·····	王振宇(141)
旧时徐州南马路上的江湖骗术·····	林世圻(144)
徐州礼俗·····	刘振华(159)
徐州婚俗·····	姚克明(166)
徐州市老三届知青上山下乡概况·····	林卓霞(191)

韩志正与辛亥革命

韩 范 山

辛亥革命中，徐州的革命志士很多，韩志正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我于1911年1月考入徐州师范学堂，时年18岁，这时他正在该校任国文教习。是年冬革命军到徐，学校停办，他被举为铜山县第一任民政长。后来他充任铜山县教育局局长，我随他任文牍工作。因此，对他的革命事迹，知之较详。迄今五十余年来，深恐他的一生事业，湮没不彰，故特回忆写出。

韩志正，1865年生，字元方，笔名燕石等，徐州南关苏大园人，出身于城市贫民。幼聪颖，读书过目成诵，笃好史记、汉书和杜甫、陆游诗集。年甫二十，学业大就，中清末癸卯科举人。当时中国陷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状态，帝国主义列强恣意侵略，而清朝政府贪污腐化，政治腐败，人民在封建制度旧礼教束缚下，均感觉苦闷。先生具有崭新思想，见国事日非，时时以改革社会为第一任务。尤其知道，非革命不足以救亡图存。乃于清光绪30年（1904）在地方首先组织起“不缠足会”倡导女子放足，为使女子解除缠足之痛苦，强种救亡，先生终日苦口劝戒，并以身作则，令自己的女儿首先放足，因此，社会风气大开，由城市推及乡村，缠足的恶习，日渐扫除。后来他有一首记事诗曰：

不缠足会启彭门，救苦婆心亦太殷；
解脱万千儿女累，他年志乘可书勋。

清光绪32年（1906），先生偕长女中英东渡，留学日本，入宏文师范学校，毕业后，复入东洋大学学法政，同时加入“中国同盟会”。至翌年（1907）冬回国，任徐州师范学堂监学兼国文教员。联络同志，宣传革命理论。时西学东渐，清廷已停止科考，设学校，一般好醉心欧美文化，鄙弃汉文，先生颇非议之。他说：“欲强国固应注重科学，钻研声、光、电、化。但更应重视汉文，汉文为科学之基础，轻视自己固有国粹，而科学也仅能学得皮毛，不能深透和实用。”

1909年，英、法帝国主义者侵略云南省思茅、蒙自，并勾结日本等国，阴谋瓜分中国，到1911年风云日亟，先生愤激乃作《瓜分苦衷书》大声疾呼，以期唤醒国人，并主张全国人民组织武装自卫。因而各校师生均聘请军事教官，（曾记得我校也自动在道署聘请一位教官，河北省人，已记不得姓名）当时我也兴致勃勃地参加这个训练。除讲“步兵操典”和“国际公法”外，每日在操场里学兵式操，同学们连日常课程也看作为不急之务。不数月，清朝政府恐酿革命风潮，勒令停止，学生们虽力争，无奈迫于专治淫威之下，终未能完成这一爱国运动。

先生留学东瀛回国后，鉴于日本女子多与男子受同等教育，而中国女子独守闺房，殊非普及教育开通民智之道。乃创设徐州坤成女学，令长女参加校务工作，徐州有女学自此始。当时地方一般守旧派群起非议，说他“太新”、“中洋毒”等语相诽谤，但他绝不介意，自行其事。后来风气开通，

女校成绩优良，这种不正当议论渐息。古语云：“民可与乐成，难于虑始”，就是这个道理。后来他与门人刘镜机等，组织同志，奔走革命运动，筹划淮、徐、海独立，未果。

1911年革命军在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派粤、浦、镇、淮各军北伐。是时张勋窜驻徐州，旧历12月21日，所部士兵哗变，徐州被抢一空。先生看到全城人民受困于水火之中，乃约同王铁军（锐生）、梁志仁（惺初）、徐香九等潜往津浦路三堡车站欢迎北伐军，张勋闻之惧，始北遁兖州。徐州既光复，志正被选为铜山县第一任民政长。

1913年夏，讨袁失败，张勋卷土重来，接受了部将张文生的建议，捕治革命党人。他并说前年冬我们尚未撤退，韩志正即亲自欢迎革命军，是想把我们一网打尽，这样的乱党非清除掉，不足以安靖地方。这话被其部下某人（不记其名）听到，遂密告志正，嘱其速离徐州，否则祸事临头。于是志正星夜出走。当时我尚在故乡王门居住，有一天（日期记不清了，大约是八月上旬），我到门前铜萧路上散步，忽见他东而来，正在向人问我的住处（先生系近视眼，尚未看见我），我急忙上前问老师从何而来？他说到家里再说吧。遂到家中，向我说明出走原因。我向我父亲介绍先生，他们谈起来倍觉情亲，相见恨晚（因为我家兄峙生、席筹，都在徐州师范从他读书）。这样，先生在我家藏住15天。这15天里我终日听先生纵谈天下事，他说袁世凯拥兵自重，排斥异己，将来效尤者日众，国事将不堪收拾，非从事革命不可。言下颇为愤慨！后他决议赴北京暂避，我们即把他送至萧县，经河南杞县、开封赴京。避居北京五年，先生教授于正志中

学，向生徒宣传革命及改革社会思想。先生性耽戏剧成癖，课余之暇，足迹遍京城各剧场，当时目睹女演员被纨绔子弟轻视和狎侮，愤作《女伶百咏》诗一册，以为女界伸张吐气。1917年，张勋复辟，拥立溥仪，失败后逃入荷兰使馆，志正乃安然返徐。后有诗记事云：

翻倒中华五色旗，冲天妄欲作雄飞；

当君弃甲逃胡日，我正花开缓缓归。

时孙中山先生护法岭南，在广州组织护法政府，于1919年召集国会。先生以众议员身份赴粤参加，会上对国家大事，多所建白。后寓居粤秀楼，每当公余之暇，与高天梅等常相唱和，因而诗词益臻炉火纯青境界。在粤居五年回徐，1925年冬，任铜山县教育局长。先生在校教育学生，尝谓人是平等的，不可夜郎自大，以为高人一等，尤应放下架子。在社会不可染有官僚习气。因此，他居官一无官僚作风，完全以平民身份为桑梓服务。每有仆人称他为大人，他笑着说：

“不可这样称呼，我是大人，谁是小人？”闻者欣然而敬服。长民政时，每于星期日，亲自提篮购物，遇可吃者，即在途中购而大嚼，路人皆笑之，而他并不以为意，其性情率真可见一斑。他对社会问题，最反对遗产制度。曾说：“子弟之纨绔、腐化、堕落，皆系依赖其先人遗产所造成，欲除此弊，应首先征收遗产税，逐渐节制。”惜当时统治者，力持反对，故终未能实现其主张。

1928年夏，先生卸任家居。时年事已高，精力渐衰，日惟与二、三老友，酬唱相和，安度晚年。

1934年卒于家，享年70岁。

辛亥革命沛县志士王书翰遇害纪实

韩 席 筹

辛亥革命之初，徐州地区曾发生两件大血案：一件是睢宁陈兴芝被杀，一件是沛县王书翰遇害。陈兴芝是一位忠诚的革命志士，武昌起义后，他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尤其在苏北地区最为活跃。江北都督蒋雁行本系北洋军阀嫡系，在当时表面上宣布独立，参加革命，而实系阴持两端，倾向袁世凯，因此当兴芝在苏北活动时，深为所忌，遂杀之。1913年春，经其弟陈士髦写一本血泪书，向袁世凯及苏督程德全控诉，因有袁氏包庇，终未能将凶犯蒋雁行绳之于法。但自经《血泪书》公布后（这本书，首印烈士肖像，下文叙述了被害始末），举凡烈士革命事迹及其至死不屈的精神，得以大白于天下。而王书翰之死，幽昏惨凄，其事迹，不仅国人不知，即徐州和沛县的广大人民也知道的很少。千秋义烈，终沉海底，其湮没不彰者，迄今已五十余年矣。我与王书翰系属知交，表扬先烈，光辉乡梓，固后人之责，特将当时经历情况，略述如下：

王书翰，沛县唐团人，年22岁，肄业于徐州师范学堂本科。我与铜山县徐传珍（怀瑾）及书翰三人，同年同班同宿舍，朝夕共学，可谓莫逆。书翰性刚直，相貌奇伟，我们以大汉呼之。书翰思想新颖，目睹当时满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

国势陆危，尝以革命为己任，并以沛上英雄自居。1911年秋，武昌起义，各省纷纷响应，徐州的假独立既已宣布。书翰来徐愤甚，并说革命是何等事，而可以冒充假借，虚有其名？将回沛，嘱我与怀瑾早作思想准备，言回去将与沛上农民军吕凤岐筹划良策。过了十几天他来徐，邀怀瑾同宿我家，作彻夜长谈，策划起义方略。书翰说：“吕老四（凤岐）部下有枪四千支，势力颇为雄厚，但由数股乌合，现正统一训练。将来举事，拟先取沛县夏镇以作根据地，再进而攻取徐州，与武汉方面联络，以为光复淮北大计。时徐州城防军尽被镇台胡令宣带去增援南京，当时城内仅有徐占凤收编的清江溃兵——徐防新军，不足千人，而且也没有什么战斗力。我们可去人运动，晓以大义，如能自动起义，里应外合，最为上策。如其执迷不悟，也不难一鼓而攻下之。”他征求我们两人的意见，我们听了他的计划，很为兴奋，当即表示意见：这件事，当然是大有可为，但须考虑慎重，因为革命事业，固应勇猛前进，不可瞻前顾后，坐失良机，然亦不可卤莽从事，致一蹶不振。吕凤岐究竟有基本部队多少人？枪弹是否能够够用？入城后能否遵守纪律不抢劫、不奸淫烧杀？事成后能否不一哄而散？尚难逆料。我们骂人家假独立，自己举事，反失去人心，影响了革命，那又何以自解呢？书翰深以为然。遂返沛，拟与吕凤岐会商，作最后的决定。不料行至二狼山口西北微山湖东岸，突有便衣队二十余人，将书翰及其侄、外甥三人，拦阻捆绑，认为是湖内匪首，行将枪毙。书翰再三辨白，说明来历，竟不顾，终被杀害，并石系尸身，下沉湖底。后来其家人闻讯，在湖滨寻查数月，渺无消息。嗣有柳泉郑在品（亦系徐州师范学生）探悉，当书翰遇难的前两

天，有巨匪曾到湖东，及书翰至则被疑为匪，遂杀而沉湖中，后知其为沛县士人，遂相戒不敢泄露。另一说是书翰拟举事，被统治阶级侦知，官府派便衣队暗杀的。当时人言藉藉，互相臆测，终未能洞悉真相。我深悲书翰壮志未酬，遽尔遇害，含恨九泉，国人莫知，故追述历略，亦使徐人得知地方有为之士为辛亥革命运动而牺牲者，有书翰其人也。

1963.5.1

怀念柳亚老

佟 苏 丹

在漫长而坎坷的生活旅程中，有一些难忘的际遇，尤其是影响自己立身处世的人和事，确有写下来留作印记的必要。今年二月我在上海，21日为柳亚子先生逝世32周年忌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张玟兄，购得《磨剑室诗词集》见赠。这是中国革命博物馆纪念柳亚子先生编辑出版的柳老的诗词全集，分上下两卷，共收诗词五千余首。郭沫若称颂柳老为“今屈原”。对柳老的诗，茅盾也说过：“柳亚子是前清末年到解放后，这一长时期在旧诗词方面最卓越的革命诗人。”“如果称它为史诗，我以为是名副其实的。”这是确切地说明柳老在我国现代诗坛的重要地位，也显示了全集出版的文献价值。本来柳老在文学和革命活动的历史地位，有他的实绩在，早就饮誉海内外。以我的学植，是不足以赞其毫末的。高山景行，我只想就记忆所及，写点过去在交往中的情况，借以表达我对柳老的无限仰慕之情。

一、我是怎样识荆柳老的

那是1941年春天，由于抗战政治气候的逆转，我工作所在的广西国防艺术社，和桂林其他进步文化团体一样，被政府明令撤销。该社总干事、作家孟超，始介绍我到桂林力报

馆做记者。这是一家以拥护抗战、在政治上标榜中立的民营报纸，当时作家聂绀弩主编该报副刊。我想不能搞话剧，练练笔杆子也好。谁知任职不久，由于一篇陈嘉庚先生访问记，在观点上，被社长张墀琴视为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就婉言解除了我的聘约。不得已孟超又介绍我到桂林汉民中学教书，该校校长是著名词曲学者任二北先生，他和柳老早有学术上的交往。而柳老的侄儿柳惠初，也在这儿执教。我进校是1942年春天，由于志趣相投，和惠初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为推身置腹的知己。任二北先生对我也颇有好感。这时柳老住桂林丽君路。而他们和柳老的经常接触，就成为柳老认识我的契机。我和柳老的第一次见面，就是在学校的会客室里。由于早有仰慕心情，得见柳老，确有识荆的荣幸之感。柳老看着我微笑地点点头，好象早就熟知我似的，没有一句初见的套话。只是说：“以后常和惠初到我那儿去。”后来尹瘦石兄绘《展山桃李图》，柳老的题诗，说明了这个情况：

阿咸恒语我，极口誉佟君。
执手一相见，翩然信不群。
青年盛桃李，绛帐起风云。
画卷留鸿爪，他时见异军。

诗中对我个人的谬誉，确实愧不敢当，可是作为柳老，这样“名满天下”的长者，对一个不见经传的普通青年，有如此平易而诚挚的垂爱之情，足见其超脱世俗的品德。我以后常常亲炙柳老的教诲，对柳老特立独行的道德风范，感受得更加深切；直到今天，仍常常忆及柳老爱憎分明、操持严谨的生活态度。

二、纪群咸籍同流辈

战时的桂林，称为文化城，作家、学者、许多进步的文化团体，云集在这里。柳老在文化界是望重一方的长者，日常社会交往和文化活动很多，所有这些他多以诗歌来记事述怀。记得是1944年春天，我辞去教育部巡回演剧队的职务，从江西赣州回到桂林，参加西南剧展。大会闭幕后，经友人介绍得与尹瘦石兄同执教于松坡中学。而瘦石和柳老文化活动上的交往很多。加上惠弼，他们三人都有“相逢拚一醉，莫放酒樽空”的生活兴趣。这样连带着我亲炙柳老教诲的机会就更多了。有一次在榕湖酒家聚会，柳老夫妇、惠弼、瘦石和我，还有吴湘泉、陈海鹰、萧纪正诸兄。当时我们六人都是文教界初出茅庐的青年，席间，湘泉、纪正不会喝酒，态度也较拘谨。而柳老在我们中间，“童心未老耽诗酒”，不拘形迹，像招饮同辈朋友一样谈笑、划拳。餐毕已是夜阑人静，惠弼和我陪送柳老夫妇回家。事后柳老曾题三截句为记：

（一）拇战苏丹酒阵豪，微怜静默看吴、萧。

纪群咸籍同流辈，结客宜兴亦自骄。

（二）少年陈、尹、更佟、萧，北秀南能意态豪。

振臂一呼来日事，青天白日卷红潮。

（三）送我归欤又阿咸，苏丹作伴路能谙。

万山扑面浑无语，似笑鸿光酒态酣。

如果只是看诗，不知作者是谁，就很难相信是柳老这样长者对知识青年的情怀。而瘦石绘《展山桃李图》，柳老的题诗，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可是不久，衡阳弃守。湘桂线上

的隆隆炮声、一日数警的敌机轰炸，虽然压不住各界人民“保卫大西南”的震天怒吼，但是政府坚壁清野的疏散令，毕竟提醒人们，桂林的一片焦土、40多万人民的流亡命运，只是个时间问题了。而我们的聚散，也不得不提到生活日程上来。

三、疏散声中别桂林

随着疏散令的下达，松坡中学宣布停办，全校师生作鸟兽散。我和瘦石去看望柳老，得知西南行辕主任李济深谋划在桂南山区募集武装力量，建立一个抗日据点，约请柳老同去桂南。秀才造反，我和惠初决定随柳老去桂南，尝尝戎马生活的味道。瘦石有一些多年收藏的名家书画，不能轻装上阵，适巧友人送我一张资源委员会疏散员工去重庆的汽车票，我转让给瘦石。使他顺利地离开了桂林。

由于敌机日夜骚扰，人们生活不得安宁。七月初柳老先期去桂南贺县八步。我写信给在八步中学执教的朋友姚展、赵松子等，请他们照料柳老的生活。后来柳老在他的《八步集》诗集中，有《别苏丹》一首，记述此事：

阿咸极口誉佟君，厚重虚怀更博闻。

姚、赵、殷、姜交谊在，修笺为介感殷勤。

送走柳老后，我应任二北校长之邀，率领汉中战地服务团，在桂北和湘桂边境搞了近两个月的话剧宣传活动。可是当返回桂林时，得知李济深的谋划失败，柳老已绕道去重庆，桂林已临“火化”前夕。别无选择，只好接受任老聘书，重回汉中，随学校迁往贵州榕江。在这个苗族聚居的山区，生活了一年，又因政治风向的逆转，由1945年7月与张

玟兄一起，被迫离开榕江，徒步辗转于苗岭山区，于8月中旬抵重庆，正好是日本投降，酝酿国共和谈的时候。这时柳老住重庆沙坪坝南开大学哲嗣柳无忌教授那里。我曾两次去那儿看望了柳老。

四、诗人兴会更无前

在抗战胜利，毛主席来重庆举行国共和谈的新形势下，柳老的心情特别好。不仅对毛主席《沁园春》咏雪的唱和，山城传诵一时，而且毛主席每次招谈，柳老都有述怀的诗词。记得我第二次去看望柳老时，正是国共双十协定即将签字的前夕，“童心未老耽诗酒”的柳老，酒兴比平时更浓，多次干杯。饭后他给我看了多首会见毛主席述怀的诗稿，其中有一首七律，题目是《润之招谈于红岩嘴办事处，归后有作，兼简恩来、若飞》：

得坐光风霁月中，矜平躁释百忧空。

与君一席肺腑语，胜我十年萤雪功。

后起多才堪活国，颓龄渐老意犹童。

中山卡尔双源合，天下英雄见略同。

从这首诗里不仅能深切感到柳老当时“百忧空”的舒畅心情，表达了他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赤诚拥戴和崇敬，而且可以形象地感到这位杰出的爱国诗人的精神风貌。我当时抄了这首诗，长时间带在身边，激励着自己的政治热情。记得那天告别柳老时，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分。

五、几度沧桑留遗篇

我是1946年1月，从重庆乘汽车越秦岭至宝鸡，然后改